

左傳直解

六十九七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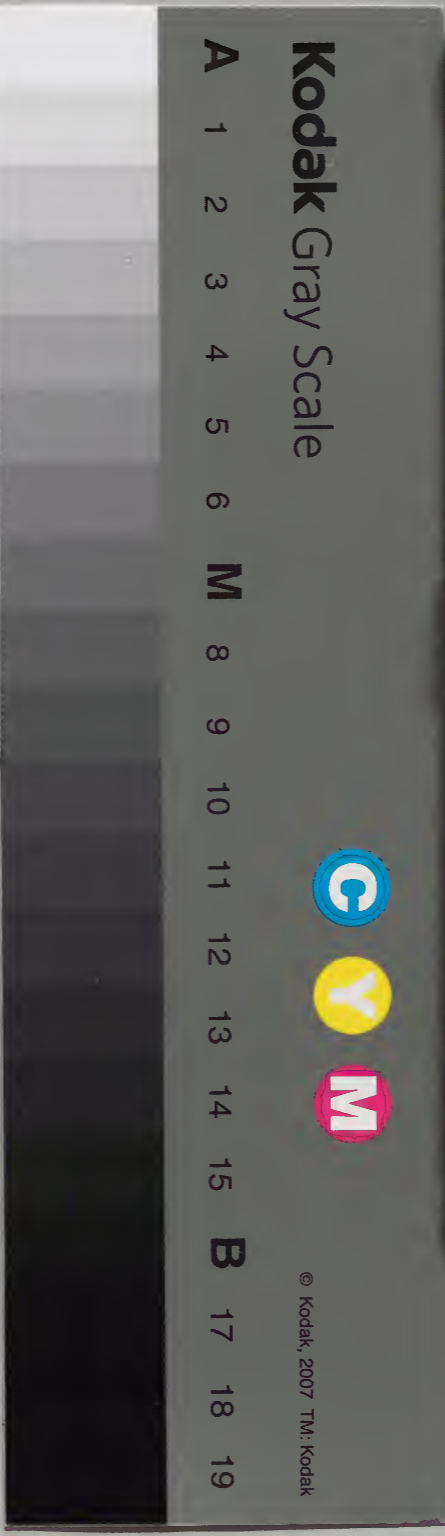
嘉公

兵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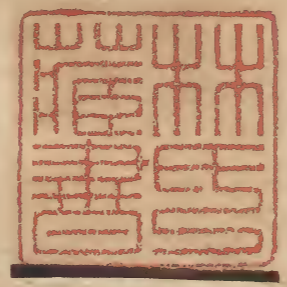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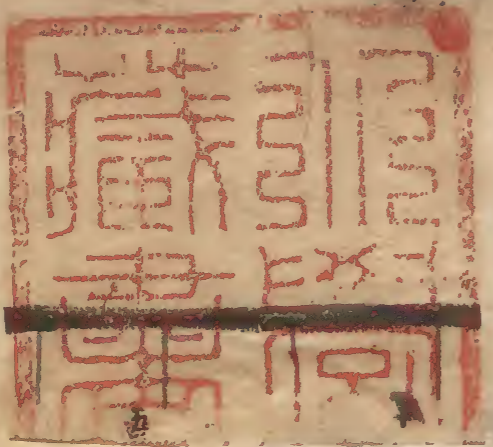
漢書門類			
二〇五	二	二	類
三三	三	函	架
三二	二	冊	架

內閣文庫			
二〇五	二	二	漢書
三三	三	函	架
三二	二	冊	架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2052
冊數	32 (32)
函號	274 13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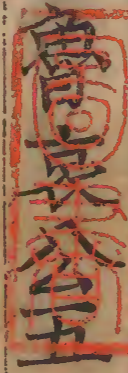
糊などで貼り付けられている部分がめくれない箇所あり



淺草文庫

經傳春秋括例始末左傳句讀直解卷

六十九 梅谿 林 堯叟 唐翁



十七年 癸亥 春衛侯為虎幄於藉圃

公於藉田之圃新造虎幄初成 求令名者

帷幕皆以虎獸為飾 而與之始食焉

美名國之有 使良夫為令名 良夫乘衷甸兩牡

車兩羊馬 紫衣狐裘 至虎袒裘

去聲 君服

而熱也不釋劍而食帶劍而食太子

使率以退大夫疾使人退數之以三罪數夫

衣祖裘帶罪而殺之殺夫○三月越子伐吳

伐吳句踐吳子禦之笠澤夫差即笠澤夾水而

陳陳師○陳音陣越子為左右句卒句卒

相著別為左右也使夜使夜使句卒或左或右

或從右偏鼓譟而進鳴鼓羣譟吳師分以

御之吳分師以禦左右御音禦越子以三軍潛涉

潛涉句踐親帥三軍當吳中軍而鼓之蓋左右

聲勢以分吳軍而三軍吳師大亂吳師大亂吳不能

遂敗之師敗吳○晉趙鞅使告于衛趙簡

莊公告衛曰君之在晉也昔莊公之志父為

主志父趙鞅名言我實請君若太子來請

公子來朝或使以免志父於罪我不然若其

寡君其曰晉君其志父之為也謂已不來

侯辭以難衛莊公以難去聲太子又使掾

大子疾又使孫莊公欲夏六月趙鞅圍

衛怒衛不來齊國觀陳瓘救衛之國觀國書

陳恒兄觀得晉人之致師者齊使人致

之子王使服而見之者釋囚服其本服

召與曰國子實執齊柄言實執齊柄而命

王帥之命曰無辟晉師之無見晉師而避

豈敢廢命敵必子又何辱言子不須來致

簡子曰鞅我卜伐衛言我卜出師未卜與

齊戰而與齊戰乃還畏子玉○楚白公之

亂在前陳人恃其聚而侵楚陳人恃其積

國楚既寧安寧將取陳麥報其怨咎以

楚子問帥於大師子穀與葉公諸梁楚惠

可使伐陳之帥於二子子穀曰右領差車

與左史老楚大夫皆是皆相令尹司馬以伐

陳言此二人皆嘗輔相子其可使也復使

陳國伐於子高曰諸梁公率賤帥賤言非卿

民慢之民得而懼不用命焉

懼以命令

子穀曰觀丁父

楚武王

都俘也

伐都而獲

音若武王以為軍率

楚武王以三軍帥

是以克州蓼

二小國服隨唐

亦二小國

大啓群蠻

大開羣蠻土地以長楚國

彭仲爽

楚文王時人

申俘也

克申而獲之也

文王以為

令尹

楚文王以爲令尹

實縣申息

滅申息以爲縣

朝陳蔡

服陳蔡

封畛於汝

開封畛之忍北至汝水

唯其

任也

唯論其才能當其任

何賤之有

豈以其官爲拘

子高

曰天命不諂

諂疑也本又作滔

令尹有憾於陳

五寸

年子西伐吳陳使貞子弔吳故子西以此爲恨

天若亡之

天意若欲亡陳

其必令尹之子是與

其必與子西爲功

君盍舍

焉

君謂惠王何不令舍右領與左史

臣懼右領與左

史

臣恐此二人者

有二俘之賤

二俘謂觀丁父彭仲爽

如其官之賤

而無其令德也

無觀丁父彭仲爽之令德

王卜之

以惠王龜

卜其

武城尹吉

武城尹子西子非

使帥師取

以麥

使公孫朝取陳麥

陳人御之

陳御楚師敗陳御音藥貝陳

遂圍陳遂乘國勝秋七月己卯楚公孫朝

帥師滅陳及終鄭裨竈言五王與葉公救卜

子良以為為令尹救卜不作言所卜以沈尹

朱曰吉龜兆告吉過於其志但過於其所望葉公曰

王子而相國相言子良既為王子又過將何

不過相將他日及他改卜子國子國子西

而使為令尹使寧為○衛侯夢于北宮衛

公在北宮得夢見人登昆吾之觀衛有觀在古昆

○人登之觀被髮北面而諫夢中見登觀之人

曰其辭登此昆吾之虛謂衛縣縣生之瓜

縣縣瓜初生也良夫言已有以小成余為

渾良夫我渾良叫天無辜本盟當免三死

事為三罪而殺公親筮之莊公得夢親之胥

彌赦占之胥彌赦衛大曰不害言所夢不

與之邑衛侯喜以邑真之置其邑而逃奔

以言衛侯無道卜人不敢衛侯貞卜公衛莊

古夢之其繇曰繇音繇如魚窺尾窺音窺

色魚勞則尾衛流而方羊衛音橫也商焉衛音橫也大國滅

不能自交卒困于水邊言衛侯將之國所滅將亡將音至闔門塞實闔音其實其

乃自後踰乃音自後踰後音踰而冬十月晉復伐

衛春秋代未得志入其郭郭音郭將入城將音將

簡子曰止趙簡子自止其淑淑音淑向有言向音向

言曰怙亂滅國者無後不致乘衛人出莊

公衛人蒯蒯音蒯而與晉平與音與晉立襄公之

孫般師而還般音般襄公之孫孫音孫晉立之十

一月衛侯自鄆入鄆音鄆般師出般音般初

公登城以望先時衛莊公見戎州戎音戎州問

之地問何以告從者以公曰莊公我我音我之姬

姓也諸姬子何戎之有焉何音何故有翦之翦音翦

其邑公使匠父匠音匠息公欲逐石圍石音石圍

之逐音逐未及逐圍而難作難音難辛巳石

之辛音辛辛巳石

之辛音辛辛巳石

之辛音辛辛巳石

剛因匠氏攻公石圃與匠氏公闔門而請

莊公閉弗許不許踰于北方而走終如越

言乃自而隊折股其傷或州人

攻之公攻莊大子疾公子青踰從公也從疾弟

而戎州人殺之殺太子青公入于戎州已

氏已氏戎人姓莊公入其初公自城上時

莊公白城上遠望見已氏之妻髮美嘗見已氏之使

髮之使人髮以為呂姜髮髮也也音

弟既入焉莊公既而示之璧以璧玉曰活

我使已氏存吾與女璧我以璧玉與汝已氏

曰殺女言我若璧其焉往璧玉猶在吾家

音遂殺之殺莊而取其璧取其璧衛人復公

孫般師而立之衛人召公孫般十二月齊

人伐衛討衛以師衛人請平于齊立公子起

齊亡衛靈公執般師以歸般師乃晉所舍

子起以君衛諸潞齊舍般師于公會齊侯盟于蒙齊侯

弟平公驀也蒙陰城也孟武伯相相禮○齊侯晉

首至地盡禮以首公拜之哀公并以荅齊人怒

怒公不武伯曰非天子之言稽首者事天子

寡君無所稽首以稽首之禮武伯問於高

柴孟武伯問曰諸侯盟為盟諸侯誰執牛耳

執牛耳季羔曰即高郈衍之後在七吳公

子姑曹姑曹實發陽之後十二年鄭在衛石

魁子實執牛耳武伯曰然則彘也彘孟武

行則大國執發陽則小國執據時○宋皇

瑗之子麋○宋右師有友曰田丙○田丙麋

而奪其兄鄆般邑以與之○奪鄆般邑以與

鄆般愠而行愠怒而行告桓司馬之臣子

儀克故在鄆般以下邑不與聽亂子儀克適

宋告夫人皇儀克往宋訴曰麋將納桓氏

言皇棄將納公問於子仲皇子仲即初子仲

將以杞妣之子非我為子杞妣子仲妻也

女所生子
為嫡子
麋曰
皇麋止
必立伯也
我伯非是良

材
言伯也
子仲怒
皇野怒
弗從
卒立非

故對
對景公
曰右師則老矣
則年謂皇瑗

為不識
麋也
可麋則不
公執之
麋皇瑗奔晉

執其子故瑗
懼禍出奔
召之
景公召

傳十八年
春宋殺皇瑗
瑗還而公聞

其情
景公孫聞
復皇氏之族
復皇氏

皇緩為右師
言景公無常
○巴人伐楚

巴近楚小國
圍鄭
鄭楚邑○鄭初右司馬

子國之卜也
子國未為令尹
觀瞻曰
瞻楚

大夫觀如志
言得其志
故命之
命子國為

及巴師至
及巴人之
將卜帥
將卜帥王

曰楚惠
寧如志
子國名何卜焉
又何再

使帥師而行
使子國帥
請承佐
王曰寢尹

工尹勤先君者也
柏舉之役寢尹吳由于

象奔吳師皆
為先君勤勞
三月楚公孫寧
吳出于

遠固尹工敗巴師于鄆敗巴人圍故封于國

於析以析邑君子曰惠王知志言楚惠王

夏書曰舉虞書官占唯能蔽志官占卜筮

也言當昆命于元龜昆後也後命其是之

謂乎其楚惠王志曰志書聖人不煩卜筮

聖人不疑也故不卜也惠王其有焉楚惠王其○夏衛

石圃逐其君起前年齊立起奔齊齊所衛

侯輒自齊復歸出公復逐石圃以圃逐雨

而復石魋與大叔遺二子皆崩

傳十九年五春越人侵楚越人以以誤

吳也誤吳使○夏楚公子慶公孫寬追越

師追越人至冥地不及越師行乃還楚

歸乃○秋楚沈諸梁伐東夷報三夷男女及

楚師盟于敖從越三種之夷及楚○冬叔

青如京師魯叔青敬王崩故也按左氏

元王卅十年族譜云敬王四十二年崩敬王崩當在

哀十七年○史記周本紀及十二諸侯年表散王四年十二年崩子元王仁立則敬王是魯哀十八年崩也○六國年表起自元王及本紀皆云元王八年崩子定王介立是魯哀公之二十七年與杜預世族譜為異○又世本云魯哀公二十年是定王介崩子元王赤立衆訟不同未詳其正也

傳二十年丙寅春齊人來徵會齊人來召會於魯

夏會于廩丘會齊于廩丘為鄭故為十五年晉伐鄭故○為

去謀伐晉謀報伐晉鄭人辭諸侯不敢伐晉秋師還

諸侯乃還終叔向言晉公室年○吳公子慶忌驟諫吳子

驟數也數進諫於吳子曰不改不改必亡必亡必至弗聽

吳子出居于艾艾吳邑慶忌出居於此○艾五蓋遂適楚

遂往聞越將伐吳慶忌聞越將伐吳冬請歸平越

慶忌請歸吳慶忌請歸吳遂歸吳將伐吳欲除不忠者以說于

以平越慶忌請歸吳遂歸吳將伐吳欲除不忠者以說于

越慶忌請歸吳遂歸吳將伐吳欲除不忠者以說于

言殺慶忌慶忌請歸吳遂歸吳將伐吳欲除不忠者以說于

孟降於喪食趙孟即襄子無恤也時有父簡子之喪飲食又降於居喪

止隆曰襄子三年之喪三年之喪喪父母三年之親暱之極

也此親愛之極者也主又降之主謂襄子又降於喪食無乃

有故乎豈其有故乎趙孟曰黃池之後在十三年先

主與吳王有質先主謂簡子與吳王有質信○質如字曰

好惡同之謂吳晉二國當同其好惡今越圍吳今越舉

嗣子不廢舊業而敵之嗣子襄子自謂不敢廢先王舊業欲

敵救吳非晉之所能及也吳晉相距甚遠非

吾是以為降我以為降於喪食楚隆曰若使吳王

知之若使吳王知襄子憂恤之意若何何可否趙孟曰可

乎言其可也隆曰即楚請嘗之我請往之乃往楚

而往乃將命先造于越軍楚隆先至越軍曰吳

犯間上國多矣言吳人干犯間上國聞

君親討焉聞越君親舉諸夏之人中國之

莫不欣喜莫不喜悅唯恐君志之不從惟恐

越君志意請入規之請入吳而許之越人

告于吳王楚隆致命曰寡君之老無恤夫

稱老無恤子名也使陪臣隆楚隆襄子家臣敢

展謝其不共取展陳稱謝其不共音恭黃池之後

在十年君之先臣志父即趙簡子得承齊盟

得承奉吳王曰好惡同之言吳晉二國今

君在難今吳王有越人難去聲無恤不敢憚勞襄

自言不敢畏非晉國之所能及也非晉國

能及使陪臣敢展布之使我陪臣陳布此意王拜稽

首吳王下拜稽首至地曰寡人不佞自言不才不能事越

事不能服越君以為大夫憂子之憂拜命之辱

拜謝襄子與之一簞珠簞小筍也以一

使問趙孟問遺也使楚隆曰句踐將生

憂寡人言句踐將使我寡人死之不得矣

王曰溺人必笑吳王自喻所

吾將有問也問於子史黯何以

為君子史黯即晉大史蔡墨也昭三十

對曰楚隆黯也黯之進不

先惡時行退無謗言則止王曰宜哉為君

也

傳二十一年丁卯夏五月越人始來越既

欲伯中國始遣使適魯始○秋八月公及齊侯邾子盟

于顧顧齊地齊人責誓首責十七年齊侯為

因歌之魯曰魯人之皐皐緩也言魯數

年不覺數年不知答齊稽首反使我高蹈高

猶遠行也使我唯其儒書言魯據周禮不

以為二國憂齊邾遠來為會是行也顧之

公先至于陽穀魯公先期至于齊問丘息

曰息問丘君辱舉玉趾言魯君辱以在寡

君之軍先至齊地故言群臣將傳遽以告

寡君齊之羣臣將傳車急遽比其復也其

往復之君無乃勤魯君無為僕人之末

次為魯君僕從之請除館於舟道舟道齊

魯君除治辭魯公辭曰敢勤僕人不敢勤

僕人為魯除館魯除館

傳二十二年 夏四月邾隱公自齊奔

越邾隱公八年為吳所囚十年奔齊曰吳為無道言吳以無道行

於諸執父立子執隱公父也越人歸之越人

歸邾隱公於邾太子革奔越邾太子革出奔越○冬十一

月丁卯越滅吳越自二十一年圍吳至是滅之請使吳王

居甬東甬東地會稽句章縣東海中辭吳王曰孤老矣言孤已年老焉能事君安能小事

君音烟焉乃縊夫差自縊而死越人以歸以其尸歸終

也言也

傳二十三年己巳春宋景曹卒景曹宋元公夫人小

邾邾女曹氏也季康子使舟有弔舟有季桓子之外祖母

使弔夫且送葬且送夫葬曰敝邑有社稷之

事言魯國有社稷使肥與有職競焉肥季康名競遠

也言季康子有職助是以不得助執紼送葬

者必執紼言不得親助使求從輿人求舟

使求從衆曰又以肥之得備彌甥也彌遠也

三十一

五

子父之舅氏故稱彌甥有不腆先人之產馬有不腆厚先人

所產使求薦諸夫人之宰薦進也進諸夫人

尊其可以稱旌繁乎稱舉也繁馬飾繁纓也恐可以舉旌繁之

月傳終樂祁之言政○夏六月晉荀瑶伐

齊荀瑶荀躒之孫高無丕帥師御之禦晉

知伯視齊師知伯即荀瑶馬駭馬驚而逸遂驅

之知伯遂曰齊人知余旗言齊師識知其

謂余畏而反也恐其謂我畏及壘而還齊及

之軍壘將戰將與齊長武子請卜長武子

請卜其知伯曰君告于天子言晉君請而

卜之以守龜於宗祧於國之守龜守音狩吉凶

吉矣非已吾又何卜焉為再卜且齊人取

我英丘齊嘗取晉君命瑶晉君命非敢耀

武也非敢震耀治英丘也治齊取我以辭

伐罪奉英丘之辭足矣如是何必卜何以

二辰戰于犁丘齊晉戰于齊師敗績齊

知伯親禽顏庚顏庚即齊大夫顏涿聚 ○秋八月叔

青如越聘于越始使越也始奉使于越也 ○使去聲

越諸鞅來聘聘于魯報叔青也報叔青之聘也

傳二十四年庚午夏四月晉侯將伐齊晉侯

將親使來乞師使人來曰昔臧文仲以楚師

伐齊取穀在僖二十六年宣叔以晉師伐齊取汶

陽在成二年寡君欲徼福於周公乞魯師伐齊

周公願乞靈於臧氏以臧氏世勝齊故欲乞其威靈臧

石帥師會之石臧賓如之子取廩丘齊邑軍

吏令繕將進晉之軍令繕治萊章曰齊大

君卑晉君政暴晉政徃歲克敵禽顏令又

勝都取廩天奉多矣天之奉晉亦已多矣又焉能進

又安能進師而是衛言也衛過也是過謬

復將班矣言晉之役晉師乃還

果如美言臧石牛晉以生牛太史謝之使

太史致曰以寡君之在行以晉君守禮不

度饋牢之禮敢展謝之陳謝之傳終○

邾子又無道邾隱公又以無道行於其國越人執之執邾隱公

以歸以歸于越傳而立公子何何太子何

亦無道亦無道立○公子荆之母嬖荆哀公

嬖有將以為夫人哀公將立其母以為夫人使宗人鬻夏

獻其禮宗人禮官鬻夏名對曰鬻夏無之

無此禮公怒哀公怒曰女為宗司言汝為宗人

立夫人君昏國之大禮也此國家之何

故無之何故以為對曰周公及武公娶於

薛薛二公娶孝惠娶於商二公並娶朱女

也自桓以下娶於齊桓公莊公以下此禮

也則有若娶列國之禮若以妾為夫人若欲

以為則固無其禮也則宗人所司公卒立

之哀公終立荆而以荆為太子荆為太子

國人始惡之魯國人始惡哀公○閏月公

如越哀公朝得太子適郟與公相得和

將妻公越大子將以女妻而多與之地
魯哀公多與地公孫有山使告于季孫必其孫有山
與哀公孫有山使告于季孫必其孫有山
季孫懼越計已故懼使因大宰嚭而納
賄焉嚭故具臣季孫因乃止而與以地公

音註全文春秋括例始末左傳句讀直解卷
六十九

音註全文春秋括例始末左傳句讀直解卷
之七十
梅賾 林堯叟 唐翁

魯哀公六

傳二十五年 夏五月庚辰衛侯出奔

宋出公衛侯為靈臺于藉圃出公輒於藉

與諸大夫飲酒焉與諸大夫褚師聲子

譖而登席登酒席古者見君解譖公怒

敬以其不辭聲子曰臣有疾言足有異於人

其常人若見之君若見君將散之散嘔吐

必將嘔吐是以不敢解不公愈怒愈怒公大

夫辭之辭謝公不可公怒不褚師出褚師

以即聲子出公戟其手出公抵手屈曰必斷

而足而汝也言必斷聞之褚師聲子褚師

與司寇亥乘共載○乘去聲曰今日幸

而後亡亡為幸公之入也在十年奪南氏

邑南氏子南之孫而奪司寇亥政奪

與政事不使公使侍人納公文懿子之車于

池使子投其車于池水中初衛人翦夏丁

氏即夏年以其幣賜彭封彌子彭封彌子

子瑕以夏戊彌子飲公酒飲酒○飲去聲

納夏戊之女彌子以所賜夏戊嬖有嬖以

為夫人出公立其弟期期女之弟大叔

疾之從孫甥也甥之孫為從孫甥與孫

少畜於公期少畜於公以為司徒為備夫

人寵襄夏戊之夫人為期得罪期亦得公使

三匠以不得使匠以公使優校盟非優拳彌非優

也拳彌衛大夫使非而甚近信之既取辱

近信故褚師比鞮登公孫彌牟即南公

文要即公文懿子失平聲司寇亥奪政司徒期

得罪因三匠以殺與拳彌復殺以作亂作

公皆執利兵亂者皆無者執斤所執匠使

拳彌入于公宮信近之而自天子疾之官

大子疾蒯聩大子也謀以攻公羣謀以

鄆子士請禦之鄆音緇大夫彌援其手

士彌援子曰子則勇矣子請子士將若

君何將如君何不見先君乎不見先君蒯

速奔遂為君何所不逞欲君謂出公何

且君嘗在外矣且出公亦嘗豈必不反出

奔嘗以十八年復歸當今不可當今不眾

怒難犯必不可犯休而易問也而後易問

故言豈必不反其國當今不可當今不眾

乃出將適蒲蒲近邑彌曰晉無信

言晉人不可即將適郵郵上邑彌曰齊

無誠信不可即將適郵郵上邑彌曰齊

晉爭我將爭得我不可彌詐不知謀故公

信將適泠泠近魯邑彌曰魯不足與言魯

不足請適城鉏城鉏宋邑以鉤越南近越

有君越言有君乃適城鉏乃出公信之彌

曰衛盜不可知也言衛君以寶自隨請速

請速自我始先發乃載寶以歸詐為出行

遂載以公為支離之卒支離陳名出公以

卒尊因祝史揮以侵衛揮衛祝史出公衛

人病之其人所病懿子知之揮公文要知見子之

子之即公孫彌羊請逐揮史揮祝文子曰彌

文子也懿子見之請逐揮史揮祝文子曰彌

牟子無罪罪可逐懿子曰彼好專利而妄

之也彼謂祝史揮專利不厭而夫見君之入也謂

多妄行不法○好去聲夫

揮若見君將先道焉必助道若逐之若逐祝

必出於南門揮必道而適君所而往君

蓋雖知揮為君間夫越新得諸侯越新霸中

將必請師焉如越請師出公揮在朝揮在朝

使吏遺諸其室先逐其家揮出信再宿信弗

內如字又音納五日出凡乃館諸外里

外里公遂有寵出公遂使如越請師使揮

伐衛○六月公至自越前年行季子康子

孟武伯逆於五梧二子鄒五梧于魯郭重僕

僕為公見二子見季孟曰郭重惡言多矣二子

不臣之君請盡之極以觀之公宴於五梧

公與二子武伯為祝祝上惡郭重武伯嘗

之貌○曰何肥也此言其何如季孫曰季康

請飲彘也請使武伯飲罰以魯國之密邇

仇讎以魯國密近臣是以不獲從君臣是

謂重也肥言重隨君遠行公曰是食言多

矣言是以自消食其言語多能無肥乎安得

矣言是以自消食其言語多能無肥乎安得

不飲酒不樂言語相猜故飲酒失歡公與大夫

始有惡自此公與三桓始有怨惡為二十七年公孫邾起本

傳二十六年申夏五月叔孫舒帥師舒武叔之子也

會越子文子也臯如后庸二子越大夫宋樂茂

納衛侯納出公文子欲納之文子

納彌牟欲即彌牟欲懿子曰要公文君慢而虐言衛君慢狠而暴虐

以待之待之若少必毒於民必貽毒於吾民乃睦於子

矣民畏君虐乃親睦於子矣師侵外州越納軒之師大

獲大有出禦之衛出大敗衛師掘褚師定

子之墓掘其父墓暴虐之甚焚之于平莊

之上平莊陵名文子使王孫齊私於

臯如王孫齊衛大夫王孫賈之子昭曰子

將大滅衛乎子謂臯如將抑納君而已乎

而遂止乎抑納衛君臯如曰寡君之命無他言越王之

命令亦本無他納衛君而已於衛而已文子致眾

而問焉彌牟致衛之眾而問之曰君以蠻夷伐國出言

公以越國幾亡矣衛國幾近危文之請納

之請納衆曰勿納衆怨出公暴曰彌牟亡

而有益文子自言若我出請自北門出請

衛北門衆曰勿出衆方親睦於文重賂越

人以重賂申開守陴而納公申重也開重

備欲以恐公公不敢入出公恐懼師還

歸立悼公悼公蒯賁庶弟公南氏相之南

即公孫彌以城鉏與越人地以城鉏越人之公曰

年為之相

出期則為此言逐君之事令苟有怨於夫

人者報之夫人期姊也怒不得加戮

司徒期聘於越為之公攻而棄之幣出

司徒期奪期告王司徒期告王命取之

王命期以衆取之司徒期以衆魯公怒

殺期之甥之為大子者怒期而及其

及夫遂卒于越終言之也終效○宋景

公無子無親取公孫周之子得與啓周元

三十一

子高也得昭公也啓得弟也蓋景公取周之二子得與啓畜於公宮

二子於未有立焉有所立於是皇緩為右

師為宋右皇非我為大司馬為宋大司馬皇

懷為司徒皇懷非我從昆弟靈不緩為左

師不緩乃靈圍龜之樂戎為司城戎樂潤

宋司城樂朱鉏為大司寇朱鉏樂輓之子

官六卿左師大司馬司寇三族樂靈皇降

聽政降心同政因大尹以達有龍者

通達於君以自大尹常不告大尹常不而以

其欲之所以其心稱君命以令號令於外國

人惡之宋國之人皆惡司城欲去大尹樂

去之左師曰靈不縱之外為使盈其罪

使大尹盈重而無基勢重而無德能無敵

乎蔽壞又十月公游于空澤空澤宋邑景

辛巳卒于連中連中館名大尹與空澤之

士千甲甲士奉公自空桐入如沃宮奉景公

八十一

空桐取道入於宋都之沃宮沃宮內宮名使召六子六卿曰

聞下有師言下國將君請六子畫宋君請

策畫計六子至既至以甲劫之以空澤之曰

君有疾病言宋君有疾請二三子盟請六卿乃

盟于少寢之庭乃盟六卿于少寢曰載書

無為公室不利之無害宋公室大尹立啓大尹乃

弟奉喪殯于大宮奉景公之喪殯于大宮三日

既殯而後國人知之景公之始知司城茂使

宣言于國樂茂使人宣曰大尹惑也盟其君

疾而死今景公未嘗死又匿之既死又隱

是無他矣此無他事大尹之罪也言大尹得

夢啓北首而寢於廬門之外公得昭公孫

周之子也夢其弟啓北首死象也宋東門

曰廬門寢在宋東門之外失國象也首

已為烏而集於其上烏得又自夢身化為

味加於南門味烏喙也味音畫尾加於桐

味加於南門味烏喙也味音畫尾加於桐

門尾烏尾也尾加於宋曰得自余夢美言我

必立將必大尹謀自謀乃曰我不在盟

言少寢盟但以君命無乃逐我乃逐我復

盟之乎復與六卿為盟而使祝為載書尹

為載書使大祝六子在唐孟地將盟之復盟之

祝襄以載書告皇非我襄祝名也以大尹

馬皇非我因子澀樂即門尹得即樂左

帥謀與靈不曰民與我言宋國之民逐之

李何不逐皆歸授甲授甲其眾使徇于國

乃使人徇曰大尹感蠱其君言大尹平時

君之以陵虐公室宋之公室暴虐與我者

與我共救君者也於患難也君曰與之與

大尹徇大尹亦使人國中曰戴氏皇氏即樂

將不利公室將為宋公與我者我共與

戴氏無憂不富言當富貴為憂眾曰無別其

號令與君無別戴氏皇氏欲伐公六公謂啟

○別邊入聲

先伐樂得曰不可言不可彼以陵公有罪謂

大尹固以我伐公我若則其甚焉其罪又甚

使國人施于大尹乃使國人施大尹奉啓

以奔楚大尹乃奉所立乃立得乃立得是

司城為上卿司城樂茂盟曰盟共為三族共

政皇靈樂三族共無相害也無得相○衛

出公自城鉏使以弓問子贛居公輒自地

問使人以弓且曰且問吾其入乎言我其得

子贛誓首受弓子貢稽首盡對曰子貢臣

不識也言臣不識私於使者私語於衛使

曰昔成公孫於陳楚遂適陳○孫音遜下

寧武子孫莊子為宛濮之盟宛濮盟在

而君入復歸于國獻公孫於齊

而君入復歸于國今君公今出再在孫矣五十

內不聞獻之親內而有獻公推輒

年孫魯今又孫宋

之義外不聞成之鄉外而諸臣則不聞則賜

不識所由入也賜子貢名言我不詩曰註杜

云周無競惟人惟在得入四方其順之

詩得賢人則四方皆順從之○按詩大雅

公訓若得其人賢人四方以為主則可以主

而國於何有又何難於

二十七年春越子使后庸來聘

使來聘魯且言邾田封于駘上竟封

至于駘上之二月盟于平陽西平三子皆

從季康子叔孫文子孟武伯皆從康子病

之季康子取從言及子贛思子曰若在此

言子貢若吾不及此夫蓋子貢十二年嘗

辭吳盟故思武伯曰然是康子何不召問

真而不用之曰季康固將召之固將欲召文

子曰孫他日請念言季孫不能用子○夏

四月己亥季康子卒季孫公弔焉哀公親

降禮禮不備也言○晉荀瑶帥師伐鄭荀

即智次于桐丘三宿以鄭駟弘請救於齊

駟弘駟子齊師將興齊將起陳成子屬孤

子屬會死事者之三日朝使朝三日以禮

設乘車兩馬乘車兩馬大夫服繫五邑焉

又加之召顏涿聚之子晉晉涿聚子名召

曰隰之役在二十三年而父死焉而汝

十三年知伯以國之多難以齊國禍難穀

未女恤也未能拯恤於汝今君命女君命

以是邑也受此五服車而朝此命車

毋廢前勞無廢棄前乃救鄭乃起師及留

鄆齊地違穀七里違去穀人不知言師至不知

及濮水名雨不涉雨不涉子思曰鄭國大國在

敵邑之宇下以齊為大國近是以告急是以

齊不救今師不行今齊師阻雨恐無及也恐

於無及於事成子衣製杖戈子製雨衣也陳成立

於阪上

立於漢水之阪

馬不出者

軍中之馬畏而

不肯助之鞭之

助軍人知伯聞之

即知乃

出者乃退師畏

曰

我卜伐鄭

為來伐鄭

不卜敵齊

不卜出師

使謂成子

知伯使人

曰大夫陳子

謂陳成子

陳之自出

謂陳氏實

之不祀

陳之滅亡

鄭之罪也

陳非鄭之

罪蓋知伯誣陳子故寡君使瑤察陳衷

焉察陳之善以討鄭罪謂大夫其恤陳乎

大夫謂成子其恤陳若利本之傾

利本根

國而與我其討鄭乎

若利本之傾

利本根

覆之傾

瑤何有焉

謂陳滅於

怒曰多陵人者皆不在

言人之多侵侮他人

者皆不在於其位

知伯其能以乎

知伯陵人如此

中行文

子告成子

中行文子即荀寅時

曰有自晉

師告寅者

言有人自晉將為輕車千乘

將

輕車七萬五千

以厭齊師之門

以壓齊師

齊戰於厭於

則可盡也

則齊師可

甲於輒二反

則可盡也

成子曰

答荀 寡君命恒言齊君之曰其辭無及寡寡

者無陵 無畏衆衆強者無雖過千乘雖過

千敢辟之乎不敢畏而避將以子之命告

寡君成子疑荀寅有為晉之文子曰荀寅吾

乃今知所以亡自恨已無知君子之謀也

凡君子之始衷終皆舉之其謀一事則既思

謀事也其始又思其中

憂慮其終三而後入焉所謂君子三思今我

白皆謀之 我之 三不知始衷終三者而入之求入而

不亦難乎悔其言不可復○公患三桓之侈也哀

患叔孟季三家欲以諸侯去之欲求諸侯

去之聲○三桓亦患公之妄也三家亦患哀

故君臣多間君臣猜疑故多公游于陵阪

哀公游于陵阪之地遇孟武伯於孟氏之衢遇孟孫

曰公請有問於子言請問余及死乎問已

以壽對曰孟武伯臣無由知之言臣無三問

哀公凡卒辭不對孟武伯終公欲以遠伐

三發問卒辭不對孟武伯終公欲以遠伐

魯哀公致用而去三桓而去二桓秋八月

甲戌公如公孫有陘氏孫有陘氏即公因孫

于邾因遜讓而出奔乃遂如越自邾遂國

人施公孫有山氏有山氏即公孫有陘氏

○悼之四年悼公哀

晉荀瑶帥師圍鄭即智襄

曰未至至鄭鄭駟弘曰知伯悞而好勝即荀

在瑶言其狼悞好早下之為六下則可行也

則可以乃先保南里以待之駟弘乃先保

南里以知伯入南里入鄭南門于桔枳之

門攻鄭城門○桔鄭人俘擲魁壘魁壘晉

囚而賂之以知政欲使反為鄭閉其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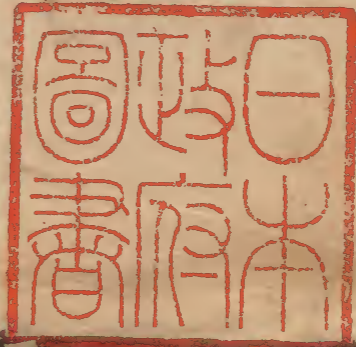
而死晉魁壘閉口將門將門知伯謂趙孟

趙襄子告入之先使趙襄子對曰趙襄主在此

主謂知伯也言主知伯曰惡而無勇惡貌

簡子廣嫡子伯魯而立襄何以為子何故

子故知伯言其醜且無勇何以為子何故



之七十

音註全文春秋括例始末左傳句讀直解卷

立以對曰以能忍恥忍以我庶無害趙宗
為子乎庶幾無害知伯不悛知伯不悛趙襄子曰
是甚知伯甚毒也趙襄子曰由此以知遂喪
之於晉陽○夜去下同知伯貪而悞知伯
而又故韓魏反而喪之史記晉懿公之四年
謀殺知伯於晉陽之下春秋後二十七年
伯帥韓魏圍趙襄子於晉陽韓魏反與趙氏
謀殺知伯於晉陽之下春秋後二十七年

